



一个皇家背景的古玩店铺，一个智勇双全的捡漏高手。
淘天下至宝，捡天下至漏，古玩行里话奇迹。

捡漏王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捡漏王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捡漏王 / 闫顺利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4.7
ISBN 978-7-5113-4738-1

I. ①捡… II. ①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5652 号

捡漏王

著 者 / 闫顺利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策划编辑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文 艾

责任校对 / 王京燕

装帧设计 / 顽瞳书衣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/17 字数/24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4738-1

定 价 / 32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 录

- 一 鑒金牌匾 / 001
- 二 鬼谷下山 / 015
- 三 流出之宝 / 028
- 四 暧昧书生 / 042
- 五 致命交易 / 054
- 六 天价营救 / 069
- 七 皇宫背景 / 085
- 八 古画情缘 / 102
- 九 官坊民营 / 119

十 子夜凶案 / 137

十一 揭裱惊魂 / 151

十二 爱上凶宅 / 170

十三 釉下有彩 / 187

十四 溥仪离宫 / 200

十五 东陵之宝 / 213

十六 假银万两 / 225

十七 密室之钥 / 241

十八 宝藏迷踪 / 254

一 鑲金牌匾

一家新店开业，本无稀奇，但万宝堂的开业却轰动了整条街。

首先，店的牌匾就大，足有九尺宽，两丈长。鑲金“万宝堂”三字，熠熠生辉。在琉璃厂，多数店都叫斋或轩。“斋”一般指书房或读书的地儿。“轩”古指围棚或帷幕的车，或指有窗的长廊、小屋。“堂”却指正房，高大之房。显然“堂”相对要大。张扬的是，万宝堂开业竟雇佣百名司仪，举“十万黄金，愿求一宝”的锦旗，满街乱窜，山呼海叫，门前还舞龙斗狮，那场面，比庙会都热闹。同行们议论纷纷，小麻雀愣充大头鹰，可气可恨！

聚鑫斋掌柜冯招财站在自家店前，冷冷地盯着万宝堂的牌匾，心里像塞了把干柴。万宝堂原址是家民宅，在聚鑫斋对面，冯招财曾多次协商购院，用来开店，宅主死活不卖，说，祖业，将传于后人，绝不卖掉，可最终却卖给了江南的蔡守信，还是个生脸儿。

立在冯招财旁的刘掌柜抽抽鼻子：“冯爷，听说还给捧场的人发玉

吊件。”

冯招财皱眉道：“什么玉，翡翠吗？和田还是羊脂？冰种还是水种？说白了不就水沫子么。论斤称的玩意儿，能值几个子儿。”

“看他们摆的这谱，好像有点儿来头啊。”刘掌柜袖着手说。

“什么来头？我瞅半天了，去捧场的就没几个场面上的。”冯招财撇嘴道，“还什么十万黄金，别说黄金，他能拿出十万黄铜，让爷睇一眼，爷管他喊爷。”

“冯爷说得是，他们也就瞎摆谱儿。”刘掌柜忙附和道。

“走，凑个热闹去。”冯招财说。

冯招财穿着古铜色团纹的长袍马褂，胖得脖子不分叉，腹部又像扣了口锅，相比就越显得刘掌柜单薄。刘掌柜确实瘦了些，像根竹竿撑着件灰色长袍，驼背，远看像伞把。两人极为不和谐地来到万宝堂门前。冯招财用力咳几响，想引起蔡守信注意，没想到人家依旧跟几位客人谈笑，压根儿就没回头。晾台了，刘掌柜面上挂不住，伸出细长的手指戳戳蔡守信的胳膊：“蔡掌柜，我来给您介绍。”拱腰指指冯招财，“这位爷就是大名鼎鼎的，聚鑫斋掌柜，冯爷。”

蔡守信扭头看看冯招财：“是吗，没听说过。”

冯招财更不痛快了：“开业搞得这么热闹，都比上菜市口砍人了。”

蔡守信笑道：“明白了，冯爷您是开冥店的。”

冯招财恼羞成怒，叫道：“你，敢跟爷我这么说话，不想开店了？”

蔡守信依旧笑着：“听您这说法，好像这条街是您的。”

冯招财梗着脖子，斜楞着眼说：“这么跟你说，爷我想让你开这个店你才开得成，要是哪天爷不高兴了，你就得卷摊子滚蛋。”

蔡守信故作吃惊，说：“冯爷好大的口气，也不怕闪着腰？”

一直立在蔡守信后面的汉子，蹿到前面，伸手罩住冯招财的头喝道：“想找碴儿是吗？”这汉子高出冯招财两头，身材伟岸，力气很大，冯招财挣不脱。汉子大手拧动，冯招财像陀螺似地转了两圈，颓然倒地。围观的人哈哈大笑。刘掌柜见形势不利，拉起冯招财，匆匆离去。这次，冯招财



感到这面子丢大了，回到店里便咬牙切齿道：“刘掌柜，去打听打听，这蔡守信到底是哪个庙里的神，敢跟爷我较劲！”

在琉璃厂这条街上，冯招财还真算个人物，虽不识几个大字，但仍能把聚鑫斋经营得风生水起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店里没有新家生，全是一水的老玩意儿。由于冯招财是半路杀进文玩市场的，眼力不够，常卖走眼，街上很多店铺都到他这里淘宝，吹捧几句，说不定几两银子就能拿走元代官窑青花。比如刘掌柜，别看每天爷长爷短地叫，那可不是白叫，就是奔着冯招财的眼拙去的。

冯招财看画不懂笔墨，看瓷儿不懂断代，为何店里的货都是老东西？因为，他进货不从民间淘换，不下乡吆喝，不跟贩子倒腾，而全是铲地皮得来的。铲地皮是行话，民间的说法就是挖坟子。冯招财曾提着洛阳铲造访过不少古墓群，所以来琉璃厂开店，是先前帮着销赃的掌柜送他的。原来，那掌柜发现在冯招财送来的物件里，有几件汝州窖的精品，便谎说店里被盗，无力偿还，要以商铺来顶。冯招财并不知道这些瓶瓶罐罐的价值，于是就欣然接管了商铺，更名为聚鑫斋，当了掌柜，把铲地皮的活儿交给小舅子潘九斤打理。

潘九斤曾在河南少林寺附近混过，会把式，伙同几十个兄弟不只盗墓，还拦路抢劫。冯招财背后有这帮家伙，所以在街上专横跋扈，无人敢惹。

经刘掌柜多方打听，地头蛇、官府、掌柜，都不知道蔡守信其人其事，都打小没见过这鸟人。冯招财得意地说：“看他那架势，爷我还以为是皇亲国戚呢。没根没底的，敢这么张扬，真是屎壳郎扒在鞭梢上，只知道腾云驾雾，不知道死在眼前。”

刘掌柜忙说：“是的是的，这人就没杆秤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”

冯招财本想让小舅子潘九斤带人来，把万宝堂砸了，随后想到这样不好，上来就把蔡守信整趴下，以后再见着你点头哈腰，一口一个冯爷叫着，多没意思，不如跟他玩玩儿，把他玩儿得挺挺的，让他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惨重的代价。

“刘掌柜，你在店里盯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“冯爷您忙您的，我正好挑几件东西。”

冯招财转身进了后院。后院堆满古玩，有绿锈斑驳的青铜器，沾满土渣的瓶瓶罐罐，还有些石雕零落在地上。据说，其中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皿，有从龙门石窟盗来的魏代石刻，有金缕玉衣上的玉片……最具传奇的是，冯招财的老婆潘五妹半夜出恭，突见废铜烂铁里有个锃明瓦亮的东西，吓得差点儿糊了裤子。早晨出来查看，翻出个鸡蛋大小的夜明珠，晚上握在手中，能照五步，能顶上端着油灯，是件非常罕见的宝贝。

走进睡房，冯招财见老婆潘五妹正躺在炕上，抱着水烟枪，吸得咕噜咕噜响。他来到炕前，伸手把柜上的夜明珠握在手里，转身就走。潘五妹把烟嘴儿破地拔出来：“给俺放下！”冯招财像被施了定身法儿，立住，慢慢地回过头，嘿嘿笑几声，跑到炕前，把夜明珠放到柜上，两只胖手在潘五妹肩上活泼着，说了夜明珠的用处……

别看冯招财在外面厉害，在潘五妹看来他就像把鼻涕。冯招财怕潘五妹，倒不是她俊，她不俊；倒不是她娘家当官，她娘家人八辈子都是泥腿子。冯招财怕她，是因为从小被潘五妹欺负住了。小时候的潘五妹长得急，比同龄的冯招财高半头，有劲儿，跟冯招财打架时，常把他摁到胯下扑通，没想到竟打出感情来了。有媒人到家里给冯招财提亲，他问：“是潘五妹吗？”

人家摇头说：“不是。”

冯招财说：“我就要潘五妹。”

新婚之夜，冯招财骑到潘五妹身上，得意地说：“你厉害，还不是在俺下面。”

潘五妹把他翻到下面，狂奔，差点儿把他蹬成鞋样子。

婚后十年过去，潘五妹的肚子依旧没有动静，冯招财以“不孝有，三无后为大”为由，要纳妾。潘五妹说：“是你没种，还赖俺。不信？不信是吧，那俺找个野男人试试，要是能生，你就甘心当王八，不能生，俺张罗给你娶三个小的。”冯招财听了这话，焉巴了，再也不背古训了，再也不提娶妾了。



当潘五妹听说了夜明珠的用处后，握起拳头说：“中，不蒸馒头争口气！”

冯招财握着夜明珠来到店里，见刘掌柜像棵被坷垃压着的豆芽，蹲在那里瞅寻那堆破烂玩意儿，便说：“过来。”刘掌柜左手握着青花盘子，右手捏着放大镜，凑到跟前：“爷您说就是，小的听着呢。”冯招才把夜明珠托在掌心，说：“出去放放风，就说爷我想用这个夜明珠换万宝堂那块鑲金牌匾。”刘掌柜吃惊道：“冯爷，那是鑲金的，就薄薄的一层，全刮下来也不顶一枚戒指。再说了，就算是金子的也没夜明珠值钱。用这个较劲儿，不划算！”

冯招财冷笑道：“爷我就想用这颗珠子看到蔡守信的倒霉样儿。”

刘掌柜牙痛般咬牙花子：“冯爷，让九斤带人把匾摘来就得了。”

冯招财摇头说：“那不行！一只猫抓住老鼠还玩儿半天才下口呢，爷我上来就把他整趴下，太没有意思了。废话少说，你照爷的意思去办就行。”

刘掌柜把盘子举起来：“冯爷，您看这盘子？”

冯招财挥挥手说：“废他娘的啥话，喜欢就拿走。”

刘掌柜压抑着惊喜，拱手道：“冯爷您擎好就是，有这颗夜明珠，肯定有人把万宝堂的牌匾送来。到时候，您就用这块牌匾当茅厕的门，倍儿解气。”

送走刘掌柜，冯招财走出店门，笑咪咪地盯着万宝堂那块牌子，想象着蔡守信的沮丧，已经预支了开心：你蔡守信不知天高地厚，敢跟我冯招财较劲，这不是螳臂当车吗，这不是小耗子给猫下战书吗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当你求饶时，爷给你起个店名，叫无宝斋，就让你做三尺大的牌子，否则就给爷滚出琉璃厂，爱哪儿发财去哪儿……

一连几天，都有人到万宝堂闹哄着要购买店牌，有人出百两银子，有人出两块金条，还有人说用宝贝换，让蔡守信感到气愤不解，问理由，都支支吾吾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。有人倒是说了：“这牌子用料好，字写得有神，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”

蔡守信说：“店里有很多书法极品，喜欢，买幅字不就得了？”

那人摇头说：“蔡掌柜此言差矣，书法奇品来自偶然。王羲之写兰亭后，复又写过，再无之前的神采。在下就看中这块牌子，就看中它的不可复制。”

蔡守信耷下眼皮说：“祖宗牌位，店铺门牌，岂可随意兜售。不送。”

由于每天都有人来买这牌子，还有人站在店前对着牌子指指点点。蔡守信百思不得其解，便把专门负责古画的赵文轩叫来，问：“文轩，过往之人都在指点店牌，不会是写错了吧。”

赵文轩眯着眼睛，瞅着鎏金“万宝堂”三个大字，说：“此字源自颜体，有法可依，笔画分明，结体开阔，绝无错字。再者，书法无错字，错了也不会貽笑大方。或许，路人见此匾牌宏大，感到稀奇，因此瞩目，也是情有可原。”

蔡守信摇头道：“只是指点倒也无妨，问题是很多人来购此匾！”

赵文轩捋捋山羊胡子：“市井之人，假以牌字足金，亦有可能。”

蔡守信说：“恐怕没这么简单。文轩，去街上打听打听，到底为什么都来照量咱们的匾牌，是不是有别的啥猫腻儿！”

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冯招财用夜明珠换万宝堂的牌子。蔡守信感到问题严重了，如果这块牌子不慎被偷或被损坏，他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因为这店并非他个人所有，而是宫里私设，还是老佛爷亲下懿旨，由内务府张罗着办的。

老佛爷所以办此店，是因为八国联军侵犯，仓皇逃往西安，订了耻辱的《辛丑各国和约》，赔了人家大把的银两。回宫才知，联军把大清几百年收藏的古玩卷走了。据说，联军把不方便带走的古玩都拿到琉璃厂便宜卖了，老佛爷命内务府查收宫里流出去的宝贝。

内务府总管庆宽，决定在琉璃厂秘密开店，进行查缴。为了防止都知道万宝堂是宫中私设，无人敢示宝物，于是致函江南织造，令其委派懂古玩的官员，还有几个古玩行家，速到内务府报到。江南织造便选了蔡守信。蔡守信原是官窑督窑官，为人正直，刻板，每次为皇家烧瓷，织造让他多



烧几件送人，但蔡守信绝不顺从，因此早就想把他换掉了。何况，如今有这样的机会。

蔡守信接到调令后，选了书画杂家赵文轩，瓷器世家高志光，并带上他当督窑官时的贴身护卫柴少武，匆匆到内务府报到。总管庆宽专门与蔡守信谈话，让他以民坊经营，不可透露是皇家所开，发现宫中流失之宝，以没收为主，收购为辅，进行回收。如有何纠纷，要及时向内务府汇报，由内务府派人解决……蔡守信万万没想到，他首先面对的难题是，冯招财竟然用颗稀世的夜明珠换万宝堂的鎏金牌匾。

蔡守信把高志光、赵文轩、柴少武叫到后堂，大家围绕着冯招财用夜明珠换万宝堂牌匾之事，展开讨论。由于除蔡守信外，别人不知道万宝堂有皇宫背景，以为初来乍到，深为冯招财的霸道担忧。高志光叹气道：“在制牌时，我就说过，牌子大了招人忌妒。”

事实上，此匾牌是由庆宽总管设计的，并注明了尺寸。当时，蔡守信也曾提出过，牌子的尺寸过大，但庆宽认为，虽官坊民开，但也要与众不同。再者，店的气势小了，谁肯把手中的至宝拿来过眼。如今，果然就在这块牌匾上出问题了。

赵文轩捋着山羊胡子，像念三字经一样摇头晃脑道：“此事与牌匾大小并无干系，听街上人说，他冯招财本来就是流氓，仗着小舅子有帮子人，在街上横行霸道惯了。”

高志光问：“那我们的店碍到他什么了？”

赵文轩分析道：“一，冯招财曾高价收购该店原址，开对门店，但人家不卖，如今被咱们弄来，必然心生忌妒。之二，咱们的门面、牌匾，比聚鑫斋宏大，他妒之加甚。之三，他先入为主，欺负咱们乍到之人。故此，故此！”

柴少武把拳头握紧，叫道：“对付这样的人就得用拳头说话。我现在就过去，把他给打趴下，让他知道咱们万宝堂不是好欺负的！”

蔡守信明白，只要去内务府吭一声，冯招财的脑瓜子就会搬家，不过他不想这么做。因为，冯招财收购万宝堂的牌匾，有利亦有弊。利在无形

中对万宝堂做了宣传，使得古玩界的人都知道有个万宝堂。再者，上来就把冯招财整趴下，大家必然猜测万宝堂的背景，倘若被琢磨出是宫里私设，从今以后，怕是再也无人拿着宝贝来过眼了，那么内务府交代的任务就完不成了。要是店铺被偷，庆宽总官肯定会埋怨他办事不力。

散会后，蔡守信独自在后院来回逛荡。院中有假山池水，依有茂竹。池中白莲静卧，鲤鱼活泼如焰。蔡守信长袍马褂，倒背着手，来到假山旁呆住。他身材颀长，脸庞清瘦，鼻侧两条深深的八字纹，与眉心的川字纹，使他的表情平添了深沉与冷峻。就在这时，前堂传来吵闹声，蔡守信心里咯噔一下，拔腿便跑。来到大堂，蔡守信见几个差役正与柴少武推搡。原来，他们是专门负责厂甸、新华街、火神庙、土地庙地界的官员。他们听说冯招财要用夜明珠换万宝堂的牌子，为得到珠子，官员那少音带着差役前来，称万宝堂的牌匾过于张扬，夸大其词，误导客商，要把他们的牌子没收。

蔡守信问：“官爷，是不是欺负我们外地人？”

那少音说：“就欺负你了，你怎么着吧！”

蔡守信冷笑道：“难道不怕我找你们的上司论理？”

那少音哈哈大笑几声，猛地收住笑：“你不是去找上司，你是去找死。”

蔡守信笑道：“天子脚下，皇城根儿，难道容你无法无天不成。”

那少音眨巴眨巴眼睛，看看四周围观的人，把声调放低道：“蔡守信，你有没有脑子啊，本官带走你的牌子，是对你的保护。若是本官，以越制办你，你脖子上这瓜儿就坐不住了。你却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

“请问，我哪儿越制了？”

“历来，清律明文规定，各级官府所用牌匾、治印，逐级都有严格规定。你的牌子比王府比皇宫的匾额都大，这不是越制吗，这不是杀头之罪吗？你今儿不让我把牌子带走，本官就把你们全部拿下，打进死牢，斩首示众。”

对于越制，身为官员的蔡守信自然知道。当初，他曾跟庆宽大人提过此事，以民坊经营，挂如此之大的匾牌，怕不合适。但庆宽说，官坊民开，



但也要显出与众不同，放心吧，有事可及时向他汇报，他会派人处理。但蔡守信感到，遇到点儿事就向内务府求助，也太显得他无能了。在万宝堂开业之际，他就跟自己说过，就当此店不是皇家私开的，自己也无靠山，要按自家经营处理各项事务。蔡守信对那少音笑道：“官爷，您的身份不适合在这里吵架，不如这样吧，您请后堂小坐，咱们边喝茶边商量，天下就没有商量不通的事情嘛。”

“这个，这个，那好吧。”

蔡守信带那少音来到客厅，打发人泡上茶，说：“我们初来乍到，还不懂这里的规矩。您呢，就多多包涵吧。有什么不到之处，请多指点。”

那少音点头道：“这个好说。不过，这牌子，我们还是要摘的。”

蔡守信说：“您想要本店的牌匾，没有问题，不过呢，今天不行。现在就摘去，对我们的生意有影响。知道的以为我们越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贪图冯招财的夜明珠呢。这件事不宜太过张扬。您看这样行吗，我打发人另做块牌子，您明天下午来取如何？”

那少音皱眉道：“你不会跟本官玩儿什么猫儿腻吧？”

蔡守信笑道：“小的是开店的，俗话说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再者，我以后还指仗着您混饭吃呢，哪敢跟您玩儿猫儿腻。您放心，明天中午，您打发人来取就是。”

那少音道：“倘若晚上牌子被盗，如何是好？”

蔡守信笑道：“放心吧，今天晚上我派人守着。”

等把那少音送走后，蔡守信打发赵文轩与柴少武，重金前去加工两块同样的牌匾，今天晚上必须加工出来。随后，蔡守信哭丧着脸来到聚鑫斋门前，对伙计说：“麻烦告诉你们老板，就说万宝堂掌柜蔡守信求见。”伙计眨巴眨巴眼睛，点点头，快步跑到后院，喊道：“掌柜的，万宝堂蔡守信求见。掌柜的，蔡守信求见。”

潘五妹从厢房里出来，骂道：“娘的，你叫魂那！”

冯招财躲在潘五妹后面，向伙计招招手。等伙计来到跟前，小声说：“你对蔡守信说，爷我不在家，被王爷请去喝酒了。”

伙计问：“几王爷？”

冯招财瞪眼道：“你就说王爷就行。”

伙计表情复杂地点点头，转身回去了。冯招财得意地对潘五妹说：“怎么样，现在他蔡守信知道爷我的厉害了吧，来求情了吧？呸！晚了！爷就让他明白，敢惹爷我，没有好果子吃！”潘五妹扭头看看曾放夜明珠的柜面，骂道：“娘个八字的，让九斤带人把店砸了不就得了，非得用老娘的夜明珠去换牌子，你的脑袋被驴踢了！”

冯招财摇头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但道理却大不相同。现在，各行各业的，为得到这颗夜明珠，都在对付万宝堂的牌子，蔡守信已经知道火神老爷是热的了。再者说，夜明珠不就是块石头吗，以后九斤踩到好地儿，再给你弄大个儿的，咱晚上都不用掌灯。”

潘五妹叫道：“什么什么，你说是块石头？刘三礼说了，只有宫里有这么大的夜明珠，民间就没见到过，你去哪儿给老娘淘换去？”

冯招财见潘五妹两眼立瞪起来，马上就要狮吼了，忙把水烟袋拾起来，点上，双手递给五妹，等五妹懒懒地躺下，赶紧地给她捏肩。潘五妹眯缝着眼，咕噜咕噜吸着水烟，嘴里含糊地说：“九斤再来，跟他说，别老弄些废铜烂铁，要挖，就挖个皇帝的墓。”

早晨，太阳在灰色的房顶上染了层淡淡的橘黄，空气里弥漫着股股淡淡的晨烟味儿。游街卖豆花的小贩，叫声格外悠扬。这时候，琉璃厂街上的店铺的们，陆续打开，有的伙计打着哈欠，揉着惺忪的眼睛，开始往门前摆放旧书、古玩。聚鑫斋的小伙计用袋子把东西提出来，哗啦倒在店门前，蹲在那里开始摆放。有个小媳妇经过，他停下手里的活儿，照量移动的绣花鞋，舔舔干燥的嘴唇，嘟哝道，哪个王八蛋的媳妇儿，脚裹得这么小。

几个陌生人抬着个巨大的东西，来到聚鑫斋门前，也不答话，直接就往店里抬。伙计叫道：“哎哎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，那是个啥行子？”

有个汉子小声说：“跟冯掌柜说，我们来卖东西。”



伙计梗梗脖子：“我们店里从来只卖东西。马上搬出去！”

“你就说，我们把万宝堂的牌子带来了。”

伙计愣了愣，眨巴眨巴眼睛，问：“啥，你说啥？”

汉子用手闷闷地敲敲用布蒙着的東西：“万宝堂的牌匾。”

伙计用力点点头，拔腿向后院跑。没多大会儿，冯招财与潘五妹来到店里，瞅着横在店里的大家伙，吃惊道：“真是万宝堂的牌子？”

汉子说：“是不是，您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说着把包裹的布拉开，用手敲了敲板面。冯招财见果然是万宝堂那块鎏金大牌匾，怕是假的，蠕动着身子跑出门，抬头看去，发现万宝堂原来挂牌子的门面已经被红布蒙住，门前贴了张红纸。他回头对小伙计说：“小子，去看看万宝堂门前贴的什么？”伙计点点头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冯招财骂道：“你他娘的就不会快点儿。”伙计小跑着去了，瞅了几眼，小跑着回来，说：“上面写着，店面装修，暂停营业。”

冯招财确信，店里这块牌子，确实是万宝堂的匾牌了，于是问：“怎么弄到的？”

“我们是专门干这个的，很简单。”

“给我铺到店门前，我当地板用了。”

“夜明珠呢？”汉子把手伸得老长。

冯招财回头对潘五妹谄媚地点点头，五妹脸上泛出牙痛般的表情，不大情愿地去了后院。没多大会儿，她手里托着那个石头蛋子过来，放到柜台上。汉子抓起来，用衣襟遮着看了看荧光，点头说：“给冯掌柜铺到门前。”

由于聚鑫斋门前铺了万宝堂的鎏金牌匾，来往的人都凑过来打量一番，然后回头去瞅万宝堂门脸上遮着的红布。冯招财看到围观的人表情复杂，心里感到无比的喜悦。刘三礼刘掌柜闻讯赶来，瞅着脚下的匾，嘴里就像唤小鸡似的啧啧着，不想被鎏金的字滑倒了，在牌子上打了两个滚，惹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起来。刘掌柜爬起来，弹弹长衫，说：“没想到这玩意儿贼滑溜。”进了店，刘掌柜用手弹几下胸襟，抖两下袖子，对冯招财拱手

道：“冯爷，祝贺您了。”

冯招财得意地说：“瞅见没有，万宝堂都蒙上红布了。”

刘掌柜点头道：“小的瞅见了，还写着装修呢。”

冯招财哼道：“跟爷我较劲儿，你说你能有好果子吃吗？”

刘掌柜忙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这时，他们听到门外传来喊声：“让一下，让一下。”冯招财见外面挺吵，出门一看，顿时傻眼了。官府的班头带着差役，抬着块万宝堂的牌子，正往墙根儿上靠。牌子也是鎏金的，跟之前送来那块就像双胞胎。班头来到冯招财面前，把手伸得老长：“冯掌柜，把夜明珠拿来。”

冯招财大惊，结巴道：“什，什么夜明珠？”

班头说：“你不是说要用夜明珠换万宝堂的牌子吗？”

冯招财忙说：“我是说过，可我已经把牌子换来了，你没看到铺在地上。”

班头说：“你那个是假的，我们这个才是真的。”

冯招财说：“那你怎么证明是真的？”

人群中突然有人喊：“冯掌柜，我来为他证明。”冯招财抬头看去，见是蔡守信，顿时傻眼了。蔡守信来到店前，用脚跺几下地上的牌子：“这是假的。”敲敲倚在墙上的牌子，“这才是如假包换的真东西。”

冯招财急道：“你，你。”

蔡守信笑着说：“听说冯掌柜这么爱我店的牌匾，我就把他送给那大人了。”

班头冷笑道：“冯掌柜，这次你知道我们送的是真东西了吧，拿珠子来，要是你想赖账，那对不起，以后你就不用在这条街上混了，聚鑫斋从此将不复存在。”

冯招财灵醒到自己中招了，见店前看热闹的人嘻嘻哈哈的，就像看猴似的。他对班头说：“麻烦您回去跟那大人说，小的随后就给他老人家送去。”班头说：“那好，我们就在府上等你了，要是你不去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冯招财把门前围观的人轰走，回到后院，潘五妹上来就给他两个大